

發行人：印順導師基金會
Yin-Shun Foundation

發行處：28 Ashbrook Drive
Edison, NJ 08820

Tel: (732) 381-9708

Fax: (732) 381-9709

編輯：正覺之音編輯組

19 Kingwood Road

Scarsdale, NY 10583

Tel: (914) 472-7866 Fax: (914) 725-6726

臺灣聯絡處：臺北永和中山路一段 127 號 6

樓 Tel: (02) 2927-9512

香港聯絡處：香港永樂街 154 號

Tel: 2541-3717

Fax: 2541-8335

1998 年 10 月 出刊 第 21 期

正覺之音

Enlightenment

令人懷念的李恆鉞教授

仁俊

上星期六午後，我從俄亥俄州體檢回來，陳文強居士告訴我：李教授往生了，瞬間頓興無常之感！

李教授青年時代已開始學佛，四十年前我在臺灣福嚴精舍修學時，星期六或星期天他都和許巍文老居士（現住德州）等到精舍聽印公講授中觀，從未間斷過，他的佛法基礎與行願品概更提高、紮實了。從紮實中進而落實了，對印公的崇敬、健羨，真個沁入肺腑，顯現心目。由於他修學精嚴，察究深廣，從心悟身行中所體倡的，對學佛者引起了點撥與樣範的啟倣。我所知道的，印公在家的男弟子中，得之於印公而受用甚大的，李教授夠稱得上第一位了！

二十多年前，他全家移民美國，執針灸業為人解除身苦，收費極少。他的佛法從未離開他的念頭，因此，深深地領會到身苦由於心惑所致；果真解除了心惑，身苦則必然減少或脫離，就這樣底立刻放棄針灸。著力、盡力研習而踐持佛法；從習踐中增強、激發著行願，弘闡佛法的意興騰漲、策驅得到處義務宣揚，義命奉獻，所起的影響與感召相當相大。許多人

本期目錄

令人懷念的李恆鉞教授	仁俊	1
唱誦利人天	趙定	4
現代人的學佛觀	黃國達	7
部派時代的佛陀觀(書摘)	演培	9
止觀雙運	辜隱	12
蹟語代信通聲氣(十九)	仁俊	14
一九九九年佛州佛法度假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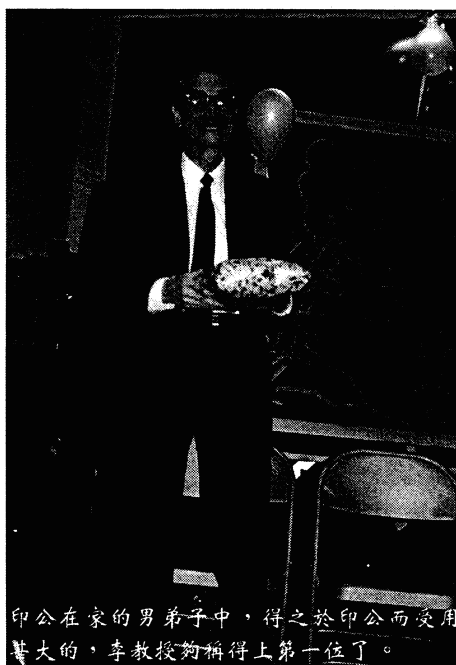
對他信仰濃郁得「服膺」不忘。「因緣」，他看得非常重要，總是那麼緊切地把握而創造清淨因緣，從淨緣中建立正確思想，譴呵怪異術伎，顯揚真實佛法。「好行真實」的菩薩道，久已成為他三業中的標誌，人們從他的三業中看清楚了這標誌，也就循著這標誌，邁向人生正軌，在家學佛做到這般田地，值得人們歎敬了。

十多年前秋天，福華傢俱公司張氏伉儷邀我來新州安住、宏化，那時，李教授久已定居新州，彼此因而經常相見。住處每月一次的佛法共修討論，都請他來對信眾結緣，大家都喜歡向他討教，他都傾心詮演。我常常一面領會他說的，一面也注意他的（精）神（姿）態，他每次都那樣的脊梁挺直，手腳安置得正正齊齊，看不出些許動作、勉強。這麼十多年下來，我對他的知與行，有番大體瞭解，現在簡誌如下：

他從印公聞熏、探究而諦持中觀，對三乘共法與大乘不共法，領會的都相當深確，所以，他的知行綜攝得既落實亦開闊。激賞而倡踐大乘道的主力有二：一、出家的青年大眾；二、在家的熱忱男女。釋迦佛深深地理解到在家眾多半耽著欲樂，巧善地以正法導之--戒、善、定、慧等；將這些正化、深化、廣化了，廣化得以空為方便--不著不厭，心地與器度，則漸漸地與菩薩道相順、相應；相應得窺見諸佛因地中「曠劫」的深觀大行，自家也就發心於「永劫」中誓不退沒，頂承佛道而拔提一切（苦惱）有情。大乘行者的超特與卓練處，普為人

際造淨眼、造利根、造健膽、造大緣、造新心、造新境（淨土），熱切豪凌中以六度配合六造，若身若心則必然地能淨、能利、能健、能大、能新起來；新得徹頭徹尾地光光鮮鮮，光鮮得身心猶如明鏡般高懸，盡讓人看得透自己，也導點人們照亮著身心，人際間就這樣見到菩薩的意趣與面貌，火烙般的印象化為人間的無盡光力與熱能。

為虛妄糾纏極難振脫的顛倒有情，所缺乏的太多、太苦，菩薩的悲行與智觀，便從這裏提照、騰掀得愈熾愈震；熾震得忘卻身心，惦掛眾生，菩薩就這樣被稱為大有情的。大有情的菩薩最好樂、最踴躍的：廣為眾生作牛馬，作無代價的義工忠僕，激策而交織成此種工僕的氣志者--壯絕的心與熱沸的血。李教授若知若行的一切，從他說的與做的去印證，風範與骨力，總是那麼一貫、一味地顯現出他對中觀--性空--的體解與承發。以故，他所學所行的空：不說一句空洞話，不著一念幻有相，做到觀空忘我，行有為人，道道地地的做成個十足的義工忠僕。



印公在家的男弟子中，得之於印公而受用甚大的，李教授夠稱得上第一位了。

善學（行）中觀，講（倡）中觀的李教授，對於緣起性空的義蘊與理致，心目中體觸得熟絡而明切，所以，他的氣貌與德性，總是那麼藹然如春，豁然若空。處處結緣，人人見面；凡是向他請益或問候的，都回答得詳細貼實，謙謝得溫摯虔切，沒一絲絲老氣疲相。佛陀給予世間和而正的啓

迪，真而淳的體慰（衛）：智不著我，慈必爲（世）人。有情內在釀發罪惡的淵藪是我，外在橫作兇戾的身手也是我，大權勢將氣魄鼓搥，野性高漲，氣燄莫遏，瘋狂逞意，人類與一切有情的慘禍與劇苦就夠受的了！世尊的出家求道，誓成無上正覺，就是爲了決絕地透底鏟除此萬惡之根--我、我所。「無明」與「愛結」從此失卻了憑依；繼之而起的慧業與悲德，便成爲無上之光與無極之願了。

內在的德性厚實了，與之相應而流露於外的德行，則自然沒什麼裝作、敷衍，人相中的菩薩心(行)就這麼開展出來。學佛陀，先要學成一副菩薩嘴臉，菩薩嘴臉乃是佛陀德相的初型，這般初型修發得注心注力，必寬必真，人際間才能憑菩薩相漸漸思念、體瞻佛陀的內涵與外展的深廣莫測。菩薩相表徵著佛法的一切：沒有菩薩的莊嚴相，就顯不出佛陀的一切。一心鮮熱、一臉春風的李教授，一見人總是滿嘴柔綿綿的「愛語」，盡讓人聽得悅耳暢心，從他的語意中體味到佛陀的親切、真實。這，由於他活在佛法中久了，菩薩的心地與氣貌，涵豁得深厚坦朗，盡將肝膽肺腑剖瀝在一切人面前；從他的肺肝中看清了菩薩的真心熱臉，體瞻著佛陀莫可言喻的境界。他這麼種吸引與導啓的功能，全得力於幻有上看得透，真空中學得耐；耐得不覺得耐，菩薩的志性與面貌，待人接物中才泰泰謐謐地導應得沒倦厭神態。

他所存的與所做的種種，跟隨他學久了的人，都體驗出他的觀行與佛法相當密切，因

此，從他身語上看到襯現著聖人的底質、義味。四十多年前他在臺灣石油公司服務時，即已被員工們尊稱爲「李聖人」了；因爲他念念處處著力策發展現菩薩心腸，所以大家都認爲他就是一位菩薩化身。大乘法的流行、感召與通濟，除了一逕承當險怖、練達逆挫，最重要的--長時大空中永不退沒的行願，撐頂此行願的--菩提心，面對諸佛與眾生發了菩提心的，朝朝暮暮則不離諸佛，不忘眾生，罄諸佛之心爲眾生、待眾生；見眾生之苦必念諸佛、必效諸佛而救苦，學菩薩道就這麼將諸佛與眾生看作一體，也就這麼永恆地行菩薩道，活在一切苦惱眾生中。

修學佛法的功候深足了，從法喜中鼓舞著身心，從法樂中安置了身心，不介意個己苦惱，對眾生苦惱則肯得發心，勇於現身。真肯得奉獻身心的菩薩行者，菩提心中總是充滿著（諸佛）呼聲與（行願）策力。如此的呼聲與策力，李教授聽得太久了、太響了；響得他踏著冰天雪地，邁向蒸籠似的酷暑處爲法爲人，忘卻了自己已是八十多的高齡，真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李教授的德行太值得懷念了！他引起人懷念的地方--行菩薩道，我們肯得發心、獻身於菩薩道，才能真切而永恆懷念他！

佛曆二五四二年九月六日午後
在新州驚危室寫



趙定

中國佛教盛行「唱誦利人天」的佛事，對個人修學及佛法的普及，究竟是利是弊？

禪門唱誦爲要務

由於宿世及今生的因緣，童年的時候，初次踏入佛寺，如浪子歸家，就決定盡形壽修梵行，直至於今，從未有脫掉袈裟的念頭。憶起早年的沙彌生活，除了田園作務，客堂「照客」工作之餘，就是學習經咒、唱念、法器。每天清晨四時正，起板聲、鐘鼓聲使我從睡夢中醒過來。早課的內容：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唱念讚頌，持續一個多小時。尤其逢初一、十五，或佛菩薩紀念日，起得更早，唱誦時間更長。常常聽長輩訓示：「出家，唱誦爲要務，念經持咒，回向三寶、龍天以及護法施主。這樣修行，總報四恩，消除災障，增進福慧。早晚課誦，絕不許遲到、早退；除非請病

假，得師長批准。」有一天，也許前一日工作太累的緣故，醒過來時，已經早課做完，齋堂早粥板響了。急急忙忙趕到五觀堂，師長警告：「不做早課，不可吃飯。百丈祖師說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做早晚課與其他寺務，同樣重要。原諒你一次，下不爲例。」

「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佛制出家，以托鉢爲生；三衣一鉢，四事供養，知量知足，一心修行，不必爲民生問題而擔憂。中國出家人不用托鉢，而以念誦經咒爲經濟來源。有一位長輩好心送我一對小木魚磬，鄭重其事地說：「這是『法寶』，出家人的飯碗，身著袈裟，手持法寶，口念經咒，憑此本事，走遍天涯，逍遙自在！」

由以上事實看來，唱誦法門，對出家人來說是何等重要！在我出家前兩年中，對「禪門日誦」、經懺佛事，深信不疑；這就是出家人的本份，修行就這樣去修。

念念香雲聞覺音

自小出家在經懺道場，耳濡目染不離經聲佛號，對初入佛門的小沙彌，培養道念，遠離塵緣，經懺不能說沒有它正面的意義。開始是抱著好玩的態度，學習敲打唱念，從早晚課的經咒、讚偈，練習正板正眼的木魚、鈴鼓、引磬、大磬。經一段時期，佛事用的法器、花鼓、鐃鈴、鐃鈸等花板，樣樣都得學。在長輩的苦心教導，同參的用功配合下，趣味盎然，感覺這一門技藝也滿有意思的。不久之後，承師長之命，一班人出去齋主家做佛事，接受施主的恭敬供養。在那個年代，台灣經濟尚未起飛，普遍百姓僅能過起碼溫飽生活，寺院出家人靠自力更生，勉強維持這臭皮囊而已。齋主請做佛事，供養金也很微薄，從清晨七時出門至晚上摸黑回來，如此的早出晚歸，每人所得不過一、二十元。最開心的是可以吃些平常寺院吃不到的好齋菜，所謂「到處香雲蓋，吃好菜」，便是那時經懺師的寫照。

有一天，忽然打從內心起了念頭：出家所為何事？出家意義何在？如此這般的出家生活，與社會人的耕田、做工等行業有何不同？古德說：「寧坐深山饑餓死，不做人間應赴僧。」經懺應赴，與出家弘法利生的目的相應嗎？不知這一念是正是妄，納悶了一些日子後，終於忍不住向剃度師父如實稟白。原以為

這一來會遭師父痛斥一番，甚至趕出山門，沒想到師父不以為忤，而且慈祥地說：「很好，開竅了。今秋開元佛教書院招生，送你入學吧！」俗語說：「危機就是轉機」，我就這樣脫離經懺生活。在開元大約一學年，轉到青草湖台灣佛學院，親近印公導師及門下諸大法師，如仁公、續公、演公等大善知識。儒家要人讀書明理，變化氣質，希賢希聖；佛陀教示弟子，修學正法，淨化身心，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度度人，成佛作祖。於今，回首前塵，若非恩師的慈悲開明，成就我接受正式的僧教育，經懺應赴的生涯，個人的前途真是無亮啊！

青草湖畔奠道基

佛門中有專才與通才兩類，如專修禪觀者、一心念佛者、三藏教典的研究者、從事教育文化工作者，或者住持道場、服務大眾的行政人員，都屬於專才一類。通才是允文允武，能說能寫，寺院法務，內外大小都拿得起來。當然，樣樣通樣樣鬆，畢竟各人因緣條件不同，經教、修行、做事，一一精通是不可能的。戒定慧三學，不可偏廢；但在學習過程中，偏重是難免的，也是正常的。部派佛教學者間，對三學偏重不同，也是造成分化的原因之一。

在青草湖畔，靈隱與福嚴，前後六年的佛學院進修中，奠定了佛法的基礎，無論是理論是修持，都有了正確的認識與努力的方針。然而，由於先天的不足，後天的局限，我不能強求自己成為學教、修行與做事之一的專家，只能隨順因緣，充實自己的德學，盡心盡力去培

養自度度人的能力。我離開出家的常住--經懺道場，飲水思源，感恩圖報之情，無時或忘。但每次回到祖寺，佛事興隆，卻無益於正法的發揚；資源充足，不知善用，財富為菩薩道資糧，執事諸公豈有不知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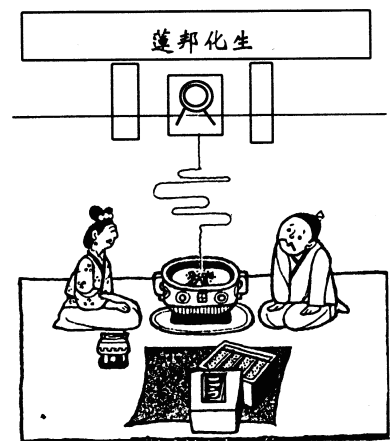
音聲佛事利有情

中國佛教盛行「唱誦利人天」的佛事，對個人修學及佛法的普及，究竟是利是弊？記得一位老和尚，三十年前定期空中佈教，講解「金剛科儀」，有人批評：這不是如來正法。老和尚答道：「正人講邪法，邪法亦成正；邪人講正法，正法亦成邪。」不是嗎？多少外道也在講六祖壇經、金剛經一類的正法，憑著外道思想，講解的佛法也成外道邪法。同樣道理，經懺佛事，善用則利，惡用則弊。學僧時代，法師的慈悲與智慧，深怕我們不務正業，墮落為專業的經懺應赴僧，耳提面命，時時警惕、教誡，立志做高僧，勿在袈裟下失卻人身。

今日的經懺佛事，落於世俗化、商業化、鬼神化，偏離誦經禮懺的原意，由來已久，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為關心如來法身慧命者，所不能不正視的問題。不過，從攝化眾生來說，經懺的作法，如能加以淨化，善學善用，實在不失為自利利他的方便。主持法事者，如出發於利他的悲願，趁此因緣，率領孝眷誦經拜懺，並說明做佛事的意義，宣揚正法，啟發信心。孝眷遭逢喪親之痛，對人生無常，自然會有深切的體會。事實上，由於替親人辦後事做功德的因緣而踏入佛門者，為數不少。只是許多人缺乏善知識的引導，未能更進一層樓，繼續進修，停滯於初信階段而已。

中國祖師留給子孫這份珍貴的遺產--經懺佛事，用來維持道場，修行道糧，度生的方便，其功不可沒。站在人間佛教來說，生老病死是人間的現象，人人都會遭遇的問題。人生，需要佛法化導；人死，也是人間大事，不能置之不理。只因傳統佛教，受世俗陋習的影響，忽視現生重死後，不問蒼生問鬼神，所以太虛大師、印順導師，秉承菩薩悲願，起而提倡弘揚人生的、人間的佛教，以回歸於人類為本的佛法立場。人身難得，及時學佛，信以淨己，智以化情，悲以利他；三學勤修，善根具足；即此人身，直趣菩提。至於臨終關懷，為亡者助念、說法、誦經、禮懺功德，盡求其與佛法相應，簡化、淨化，藉此方便，喚醒大眾的覺醒：世間無常、苦、空、無我，這才是陰陽兩利，法益同霑的法事。緬懷先覺，祖師撰集，懺悔儀文，後賢唱誦，普利人天，功德無邊。惟願：同道行者，善體祖意，不違本誓，淨己化他，修福修慧，充實資糧，邁向大覺！

佛元二五四二年佛歡喜日寫於觀音禪寺



孝眷遭逢喪親之痛，對人生無常，自然會有深切的體會。



現代人的學佛觀

黃國達

佛法的流傳，有契理和契機兩部份。在契理上，佛法源於釋尊在菩提樹下的正覺，正覺的內容，是不因時空及人、事、物的外在因素而有所差異的；在契機上，世諦流布的過程中，爲了適應眾生的根機，在言語、思想的表達、修持的方法和實際的行爲表現上，則有因應時空及人、事、物的因素而調整的必要，但是所有的契機，都要以能回歸佛陀的正覺內涵--以智慧消除生命的迷執和痛苦，才算是契機，否則就是變質，爲世間所轉，而不能淨化世間，失去佛法的價值和意義。

現代的學佛者，所面臨的世界與佛經結集時代的印度，可說是完全不同，但是人心的煩惱與執著，卻不因所對的境界不同，而有多少差別。如何以佛陀的正覺淨化自心就是學佛者所必須努力的第一要務，然後進一步積極的凝聚更多善的、覺醒的人，集合力量共同來淨化這個世界。

現今世界，物質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民主、對人權的重視已達到人類歷史的高峰，但是相對而言，人類在心靈上的成就反而相形之下，呈現退步的狀況。

人們在吃的、住的、交通、娛樂方面都比從前進步，但是由於成就導向、追求經濟成長等主流意識的刺激，競爭壓力日增，人心的焦慮、空虛比起從前顯得並不安祥、寧靜。佛法

對於世間的善法，基本上，只要不流於見諍--意識形態的偏執引起的衝突，都是隨順、隨喜的，現代文明中有益於人類的部份，佛法並不反對，世間知識的探求、藝術的創作、政治的參與、經濟、家庭生活的經營、正當休閒活動的從事等等，都是允許的，只要將覺醒的智慧和慈悲的心懷滲入其中就可以了。

所以，問題的核心是：如何開發覺醒的智慧和培養慈悲的心懷。現代的學佛者所面對的環境十分複雜，爲了應付世間法，就需要消耗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剩餘下來能用於心靈修鍊的時間和精力就極爲有限了，如何適當的運用時間，並有效地學習佛法是很值得研究的。

每個人都說很忙，沒有時間學佛，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我們沒有分清什麼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們認爲學佛確是最重要的，那麼我們就會把其他不重要的事情逐漸從生活當中刪除，並將時間作最有效的運用。這就需要我們認真的檢討，並改造我們生活的模式。其次，有時候，我們也會覺得無聊，然後找些事情來打發時間。所以，真正的原因是：我們沒有心情學習佛法，或者是不知道怎麼樣學習佛法。

學習佛法，並不一定要花費很多的時間，最重要的是要學習到正確的方法。「四預流支」說明進入覺醒的智慧有四個過程：一、親近善士，二、聽聞正法，三、如理思惟，四、法隨

法行。

親近善知識，不一定要要有名氣的老師，或者是到遙遠的地方，重要的是品德和正見，炫耀神通感應反而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警訊。

聽聞正法，也不一定要天天聽佛法，或閱讀大量的佛書，只要能夠把握佛法的正見就可以了，博學多聞的並不是每一位學佛者所必需的，那是從事專業研究者才須具備的。

如理思惟，就是要學習獨立思考，和同修討論研究，將佛法充分的消化和吸收，不要迷信權威。例如：上面所說的契理和契機、方便和究竟就要詳加探討，這樣才能建立正確的觀念，找到最適合我們的修行方法。

由於現代學術研究的成果讓我們對於佛教思想史的演變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對於各宗各派的源流已經有相當的認知，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出，根本佛法的要義就是三法印、四聖諦、緣起、慈悲喜捨。其餘的各種儀式、咒語、觀想、唱誦等都只是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方便法門而已，花費太多的時間在上面，並不能真正有效地斷除煩惱，只能使對身心暫時得到安慰而已。

法隨法行，並不一定要知道很多，而是要馬上把它用在實際生活當中。其中，人間佛教的思想是很值得提倡的觀念，現代人的修行觀，宜以人間的修行為主，而不是以死後或是他方的信仰為主，神祕經驗的追求也都不是重點。

那麼，要怎麼樣修行呢？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淨化自心，二、淨化世間。淨化自心就是自我覺醒，以四念處的修行來說，除了在

特定時間和場所專心禪修之外，在行住坐臥當中，無論工作的空檔、行走、打電話、做家事、拖地板或是吃飯、上洗手間，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當中，只要我們能夠觀察自己的呼吸、身體動作、情緒、心念的實際狀況，並且明白它的無常變化和緣生緣滅，感受到一切法的性空如幻，內心逐漸離執、離染，這就是在修行四念處了。

在淨化世間方面，就是將覺醒的智慧和慈悲的心懷擴大到世間的各個層面，世間不是完美的，但學佛者在自我覺醒之時，還要隨緣回饋眾生恩，努力建設人間成為淨土。除了參與佛法的弘揚工作之外，還要積極的參與各種社會公益活動，這是修福修慧的重要方式，並不一定要限定佛教的活動才可以參加。這樣，才不會將佛教限定在一個小圈子裏面，而能夠把覺醒的因素滲入世間的各個層面，包括政治、經濟、藝術、文化等等。

而且，在組織管理上，要有團隊精神和合的共識，集合大家的力量共同從事佛法的宏揚和公益活動。在時間運用上，也應該各方面達到平衡，不要為了參加佛教活動而忽略家庭和工作。在內修和外宏上，應該視因緣起而自我調整，不要為了辦活動而失去正念觀照，陷入爭執和煩惱之中，要趁這個機會好好學習佛法，好好觀察自己為什麼會起煩惱？整個事件是什麼樣的因緣？學習以一顆平靜的心來處理複雜的事情，由此開啓自己的智慧和鍛鍊自己的定力。

以上，是個人針對如何在現代生活中學習佛法，提供一點意見，當然，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探討、共同學習。



書摘(摘自『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觀』)

部派時代的佛陀觀

演培



佛身有漏無漏辨

佛陀入滅，在佛子間，是件大事，所以不但所作未辦的行者，見佛滅度，不免有著高度的悲感，就是所作已辦的聖者，亦有世尊滅度一何疾哉之嘆！但自聖典結集後，一般佛子即如是說：「生身雖滅，法身尚存」，勸諸行者不要因此而感悲哀難過，是即明顯的以如來遺教爲法身。佛滅百年左右，由於離佛未遠，佛弟子們，對佛的印象既還深刻清晰，對佛的教誡亦還沒有忘懷，所以大眾雖不能再見如來金色之身，亦復不能再聞如來清淨法音，但因理智高張，還能遏制悲情；可是到了離佛漸遠，追懷佛陀偉大聖格的學者，由於長久不見如來金色之身，深感於文字中所見的法身，不像血肉之軀那樣具有活潑的人情味，亦即未免太過沖淡樸實，無以滿大眾渴仰孺慕之情，於是在對佛陀極度懷念和高度崇敬之下，開始對佛有了不同的觀念和認識。這，我們從現在聖典所傳佛傳的材料，過去僧團中所傳說的佛陀聖格，可以想見各學者間，是增加了自己所理解的佛陀觀。所以佛陀觀在諸部派間，老早就成爲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佛在世間的行化，要不外於三業大用，因而佛弟子對佛的觀察，也就從這三方面加以體認，首先從佛的身體方面考察，有以爲

佛身是崇高偉大的，不是我人所想像的；有以爲佛身並不離人間性，離開人間性的佛身，那是不可想像的。前者以大眾分別說系爲代表，後者以說一切有及犢子系爲代表。現在對這略爲分別如下：

據大眾分別說系學者說：如來的色身，與世間一般人所有數尺高的血肉之軀，是有著極大不同的。因爲凡夫之身，不論它怎樣高，是都可以數量計的，而佛陀的色身，高大無比，光明赫耀，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不能以眾生的色身去衡量佛陀的色身。所以異部宗輪論大眾部對這表示意見說：「如來色身實無邊際」。這可說是超空間而不爲爲空間之所限制的佛身觀。說一切有系的學者，絕對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爲佛身的高度，最多僅能如經中說的丈六之身，決不可能到達無邊無際不可限量的程度。這一佛身觀的出入，主要在於人間性和非人間性，所以彼此的看法，無論如何不能達於一致。他們的思想不同，我們不要從別處找證據，在異部宗輪論中，就可明顯看出。

其次，再就佛陀的壽命說：在普通人看來，佛陀八十歲便入涅槃，壽命也是有窮盡的；但在大眾部學者心目中，認爲如來的壽

命，亦如色身是無邊無際的，不可認為八十歲入滅，是真正的入涅槃。不用說，一切有部是不承認此說的。因為佛陀八十歲入滅，這是歷史的事實，沒有什麼真不真的話說。不過，佛亦有一特殊功用，是與眾生不同的，就是眾生因病至死，便不能再延長其生命，縱由死者的願欲支持，想見一見親人，或由現在注射強心針，使之得以苟延其性命，頂多亦僅可能延長數小時或數日，絕對不能持之過久的；而佛陀於入滅時，卻有三月留壽，二十年捨壽的自由，然充其量亦不過如是而已，絕對不能說是無邊無際，無有限量的。

有部本此觀點責難大眾學者說：假定佛壽真的是無量無邊，為什麼大家都見到佛於八十歲時入滅？大眾學者回答說：入滅的佛陀，是佛的化身，化身出現世間，是為度化眾生，一但化緣已盡，自然入於涅槃。「應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到了這個時候，若不示現涅槃，再住在這世間，就失去其意義，因為眾生不會對你生起難遇之想，所以說「若我久住更無所益」。但佛的入涅槃，如海波狀態然，在這個世界滅了，在另一個世界又現起，這一生一滅，都是應眾生的根性而示現的，以佛的真身說，佛壽是無邊際、無數量的。所以異部宗輪論說：「如來壽量亦無邊際」。這可說是超時間而不為時間之所限制的佛身觀。

大眾學者進一步的舉出兩點理由證明佛壽無量說：一、佛身是由無量功德智慧之所成就的，與眾生業感的身體有所不同：業感的身體，一旦到了業盡的時候，必然趨於死的一途；功德智慧成就的佛身，只有不斷的增加延長，決不會在短時間即入滅的，所以佛壽無量無邊。二、佛陀的成佛，不是專為個己的利

益，而是為利益一切眾生的，所謂「為利眾生而成佛」。眾生是無量無邊的，在眾生未度盡前，佛怎麼能夠獨自先入涅槃？我在異部宗輪語體釋中說：「有情是無盡的，為度無盡的有情，佛之壽命也就不能不是無盡，因為利益有情，是沒有休息之日的」。無論是從功德智慧說，抑或是從利益眾生說，大眾學者認為佛壽必然是無邊無際的。

佛身既是那樣崇高偉大，佛壽又是那樣無邊無際，從佛生命體上所發出的威力，自然亦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大眾學者說：「如來威力亦無邊際」。如來具有不可思議的威德神通之力，本是各學派所共同承認的，然而成為問題的，就是佛陀的威力，為有限度的還是無限度的？大眾部的意見：如來運用其威力時，不須加以絲毫作意，任運而自然的，於一剎那之中，就能遍至十方無量無邊世界；有部學者認為：如來威力可以發揮至無量無邊世界，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但要經過作意思索方可，假定不加作意，如來的威德之力，最多只能及於三千大千世界。婆沙百五十卷，曾舉五通作用的廣狹，以明佛與二乘聖者的不同。在這方面，是又顯示了學派之間思想的紛歧。

佛陀的色身、壽命、威力，既都無邊無際，跟著而來的，自然是說佛身的清淨無漏，因為經說「如來生在世間，長在世間，在世間住，不為世法之所染污」的，所以大眾學者歸結為佛身無漏，亦即所謂十八界是無漏的。異部宗輪論說：「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來無有漏法」。婆沙亦說：「謂分別論者及大眾部師，執佛生身是無漏法……佛一切煩惱並習氣皆永斷故，云何生身當是有漏」？有部不以此說為然，他們認為生身畢竟是屬生身，無論如何不能說為無漏的，縱然自己不起煩惱，

但仍不免誘生他人的煩惱，如無比女人對佛生身起愛，指鬘對佛生身起瞋，這是最大的明證。因此，佛身有漏無漏的論題，在學派間展開了熱烈的論爭。

.....

結論

部派時代的佛陀觀，從上種種分析，大體可歸納為兩大思想陣線：一為大眾系的超人間的佛陀觀，即佛是崇高偉大，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一為上座系的即人間的佛陀觀，即始終欲即人間而見佛陀的本性，亦即始終認為佛陀是由人而成的。不過佛陀觀的崇高偉大，不僅大眾系的學者如此看法，還有大陸分別說系亦如此主張。雖說他們所有的佛陀觀，似已不是歷史性的偉大，亦非現實性的崇高，但是這樣的佛陀觀，決不是純為大眾系及大陸分別說系想像所成，而是在佛教界中，早就有了這個思想的暗流，唯經百年長期醞釀，由進步的大眾分別說系學者，將其表而出之而已。

偉大崇高的佛陀觀思想，不特可以求於佛滅百年內，且更可求於佛陀根本聖典，如因緣、本生、譬喻等，特別是在本生談中，可說到處流露著這一思想。當然，本生談等內容，經過百年傳說，被渲染得有所失真，自是免不了的事實，然而這些是佛親所宣說，則為諸宗學者之所共信，可謂從來無人對其懷疑。現在所要論究的，就是本生談等所說，是不是屬於史實？假定以本生談等所說過去佛行菩薩道時，種種積極救人救世偉大表現，視為歷史事實，然後再以如來教理，衡量這個歷史事實，是則現實世間的佛陀，不能看成真正事實上的佛陀，因為佛陀老早就成佛了的，現在這人間

的佛陀，不過是為化度眾生而示現的。大眾等從此觀點出發，因而所見佛陀是崇高偉大。

上座系以人間佛陀為事實上的佛陀，無所謂垂化不垂化，所以對於大眾系的看法，認為是他們想像所成，事實並不如此。然而，與其把大眾系的佛陀觀視為想像，不如把他視為佛教思想發展必然到達的趨勢。因佛徒的思想，在不斷發展中，由於渴念佛陀，離佛時間愈遠，自然就有崇高而偉大的佛陀觀思想出現。上座系中的說一切有者及銅鑠者，不管他們如何多持舊說，然若信受本生談等種種所說，而本生談等的內容，就是表現佛陀過去的一切，是則說一切有與銅鑠者的本身，無異已隱隱的含有此思想。如否定大眾系所說偉大崇高的佛陀義，首先就得否定佛說的本生等，但只要是佛弟子，都不能否認本生談等是佛說。因此，佛陀觀的崇高偉大，是必然而無法否定得了的。

佛是由實踐菩薩道而完成的，為佛子者，理應以佛為學習的榜樣，對佛所行的菩薩道，必須闡發弘揚，否則的話，徒然知道站在聲聞的崗位上，偏執聲聞道為究竟，排斥各個與聲聞道相左的思想，那是無濟於事的。所以雖用種種方法，阻抑這一思想開展，結果終於無以抑止此一新思想的氾濫，坐視其衝破保守者聲聞乘的防線，使得自己亦為此思想所同化，不得不接受偉大崇高的佛陀觀！從此，大乘佛法的思想，亦在一天天的高揚中，所以有說大乘佛法，是從大乘分別說系的思想開展而來。事實，後代大乘佛教的佛陀觀，確是從大眾系的思想出發以完成的。如法華經壽量品所說佛壽無量，在大眾系的「如來壽量實無邊際」的思想中，已見端倪，所以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佛法與生活的對話



卓隱

生：我最近學習保持正念，內心清清淨淨的，沒有什麼煩惱，覺得很好，可是不太容易維持，怎樣才能讓正念延續？

師：你所說的保持正念，是怎麼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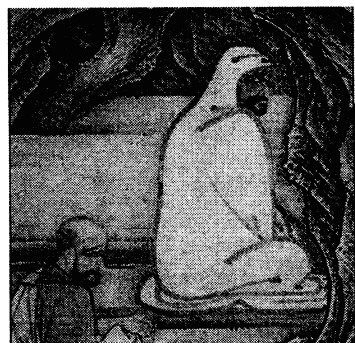
生：就是對自己當下的身心狀態了了分明。

師：這是正念正知！你如何保持了了分明？

生：心無二用，專心眼前的事就行了，可是常常有妄念干擾。

師：什麼是妄念？為什麼會有妄念？

生：不太知道。



什麼是妄念？
為什麼會有妄念？

師：那是因為你想要「保持正念」，所以把其它的念頭當作妄念，這是相對建立的，並沒有妄念的實體存在。心念的生起其實是有因有緣的，決不會無因生，您認為是什麼因緣？

生：因為關心，所以會起心動念，東想西想。

師：不錯。腦海中浮現的各種看似雜亂無章的思緒，其實都是有跡可循的。仔細觀察這些心理的運作過程，有些直接由生存的本能所推動，例如：逃避危險，肚子餓了想吃東西；有些則是間接由後天反覆熏習的習慣心理而來，例如：追求不到的東西會經常浮現心中，而主觀認定的觀念會毫不懷疑地投射出來。這些心理的運作有些是正常而且是生存所必需的自然功能，是良性的或無害的，偶而有這些念頭生起，只要覺察它，不必排斥它，就不會有問題。但是另外有一些則是有害的，會造成身心苦惱，不但要覺察它，還要進一步消除它，不能任由它滋長、蔓延。這些有害的妄念歸納起來，就是由「欲」--追求的心所推動，並由「見」--主觀認定的觀念所引導的。

生：所以要減少妄念，就要從欲和見的消除下手，就好像電腦的病毒和錯誤檔案一樣，必須完全解毒、消除，才不會「當機」或運作不正常，是嗎？

師：不錯，只是妄念和欲、見是循環而相互強化的，反之，當欲、見減少，妄念自然減少；但欲、見要徹底根除，不單要有定--正念正知，還要有慧--聞、思、修的功夫。所以學修行單是正念是不夠的，而是要在觀念上、心態上全面脫胎換骨，徹底改造才能達到純然的正念。

生：這就是止觀雙運、定慧等持嗎？

師：是的，其實這也就是四念處的功夫。

生：像我這樣保持正念之外，還要怎樣做？

師：還要有正見的建立和智慧觀照功夫。

生：要和正念同時修嗎？

師：功夫不成熟不容易修。剛開始，定和慧只能分別修，等到兩者都純熟就可以合起來修。

生：有時候正念分明情況很好，是不是可以試著觀照？

師：當然可以，事實上，在正念正知當中加上智慧觀照，您可以品嚐寧靜中的覺醒的真實滋味到底是怎麼回事，和單純的正念正知，或只有思惟的智慧，是截然不同的。

生：要如何修？

師：這時說「修」只是假名安立，就在了了分明的當下，能夠很清晰地看到身心和外境的流動變化、剎那不住，對這樣的當下觀照有了親身的體驗，整個心靈就會頓時提昇到空靈、沒有累贅的品質，生命和整個世界，就只有當下的剎那，過去是存在於一連串的影像記憶，未來只是腦海中的構思想像而已，只是真實當下的投影而已，在這種深刻的無常觀之中，「欲」與「見」淡化，心中就沒有悔恨、眷戀，也沒有渴望和憧憬，只是坦然地安住當下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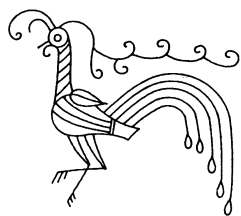
生：還有沒有更精彩的？

師：當心靈更純淨時，進一步修無自性的緣起觀，自然照見一切身心、境界是渾然不可分割、相依相緣的存在，更讓您驚訝的是，過去所認知每一樣事物，都呈現全新的風貌，都是空寂無實而又如幻如化的，沒有自我和外在世界的對立，也沒有生存和死亡的真實界限，這就是「實相」。在這無自性的緣起觀當中，執「見」消融，知見清淨，不再以固定、僵化的認知來看待事物，事物展出它鮮活的、豐富的原貌，心中喜悅而寂靜，這就是覺醒的心了。

生：太奇妙了，我要好好來修，即使能有一剎那的實相體驗，我也心甘情願的。

師：不要心急，放輕鬆，懷著一顆沒有成見、柔軟而敏銳的心，這樣比較容易進入。

瑣語代信通聲氣 (十九)



仁俊

一

智擇功力的勘驗處：念能思法，識不著情，洞照內外無自性；悲行功德的肯決處：深忍化惱，（對）頑惡（者）現身（攝導），歷練（長）時（大）空創因緣。

二

探得出絕大頭目的，都不肯讓自我出頭；豁得透無限心量的，都肯得為他人耗心，學出世法，救溺世人，最急需的就是這樣的頭目和心量啊！

三

念頭上的愧性激得猛、用得嚴、續得久、記得切、現得真，快樂時警得不昧不亂，艱危時奮得愈迅愈勵，法上的願與時俱增，命中的愛觀空能捨；時空中自覺自勘的盡是無私無畏、必致必盡，劣根性與疲形態則調治、斥離得廓廓清清，顯現出脫胎換骨的菩薩氣象了。

四

靜中的菩提心體會、顯現得不脫略，進入、貫注念頭的不是情著，盡是智照，舊惑新惱減損得不繁滋、逗撩、困礙，智照則日增日明；由此而引發的一切活動，不乖背於清淨行門深廣願海；才能從清淨行門深廣願海中，進得去、展得開、做得真、填得滿。

五

肯定著，不讓我愛著人欲，出世情操則貞固得莫可奪毀，振振卓卓地做個不染污的人。警覺著，不盤我見起法執，導世智行則正確得沒有弊害，平平實實地做個不眩惑的人。

六

念頭上通得不混的人，思路的智察力清廓得事理畢真，當前不惑意健明；腳底下落得不滑的人，見地的（淨）法（印）忍力導達得身心正直，觸處必擇觀深確。

七

生命練得極健強的，受（盡）一切苦決不叫苦，給人除苦得樂；生活過得極樸淳的，捨一切物絕不慳吝，讓人活得更好；生死受得極堅耐的，對一切惑決定調伏（不疾斷），度人脫離險惡。

八

最有膽量的人--絕情放逐自我，一念也不延緩；最有德量的人，效命助救他人，一切都肯奉獻。

九

最有念力的人--不忘失菩提心，明裡暗裡都與菩提心接觸、溝通得緊密靈暢，意地寬正。最有忍力的人，常振卓菩提願，逆境順境都以菩提願礪磨、策激得銳猛誠摯，神態果毅。最有思（造作）力的人--必達致菩提行，

動中靜中都依菩提行整治、澄汰得淨落莊嚴，前程燦豁。

十

讀經時，智觀力消融得日見其明，察辨得日見其正，操行得日見其堅，展施得日見其決，著力突破情見牢籠，鼓氣振練意志力能。智學警猛得不增惑習，不受業累，內持內觸的不離三寶，外依外作的不乖三學。三業整合明通得相順相應，做人平實，思法精誠；人格上的表徵，則成為歷然而必然的軌準了。

十一

一念情私也不許著意，立呵立絕，直從我愛徹底翻身，不誑人不昧己的品概，全憑這麼振刷成的；一念見執也不給蔽心，即起即制，深厭我見作梗釀祟，能見緣能悟法的志力，都憑這麼勸練著的。

十二

最清醒的人--菩提心成為精神支柱，不邪不亂猛治癡；最勇健的人--菩提願作為膽魄激素，能振能昂永不倦；最廣明的人--菩提行取為眼前導標，必越（愛見困惑）必趣（「菩薩萬行」深）廣修學。

十三

身相表現的沒一般情態，口頭詮說的離世俗知見，心念體現的無自性影翳。不論群居獨處，出入往還，觀行都這麼勘印、察脫得不失不間，不戀命而逐物，不背法而損智，不略事而乖理，不玩巧而倡真，沉沉毅毅猛猛決決地做得這樣子，正法淨律熏持、陶鑄成的人樣相、佛體統，紛繁麗豔或極端恐怖中，則怎也不走樣變質，重穩平正中人做到頭，佛學到

底，就這樣，頭目探豁得端端明明，手腳展邁得淨淨快快。

十四

把人教得死活分明，心安理得見三寶；做人做得是非清楚，善行惡止勘三業。

十五

什麼人最公誠端明？佛法用靈了，忘我無欲。什麼人最勇猛恢廓？世法練淨（健）了，致身無畏。

十六

身心最健康的人--不讓煩惱釀造毒素，德行最篤實的人--常運慈悲承當艱困。

十七

最平安的人都把人做得極其平常，精誠得了無矯飾；最健卓的人都把（身）心練得非常健淨，精勤得永不倦萎。

十八

不爛污的人格從何處來？學的打頭認真，做的徹底分明，福不著、慧不昧，施福持慧成性習。能健振的人德從何處來？受的（怨害）當前平默，消的（鬥諍）觸處暢泰，禍不懼、悲不置，練禍增悲造（善）根（淨）力。

十九

不肯誑昧菩提心的，說的話都會與事實相應，從事實上把菩提心和盤托出--了無做作。菩提願與菩提行整合得成片成性，極摯極誠，憑靠的就是這不肯誑昧的菩提心。

